

张翰：起舞青绿山河间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随可馨 刘世曦



9月5日晚，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——舞绘《千里江山图》在济南迎来第800场演出。自2021年8月首演以来，《只此青绿》所到之处一票难求，掀起了持续至今的“青绿”热潮。这部作品以宋代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为灵感，将舞蹈语汇与东方美学融合，向中华文明及背后的创造者、传承者致以深深敬意。它不仅唤起了观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，也在青年群体中成功掀起“国风热潮”，成为一个彰显文化自信、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。

在《只此青绿》中，张翰饰演天才少年画家王希孟。他以精湛的舞技和深刻的理解，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力。四年时光，希孟早已融入张翰的骨血。如今的他，已成长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领军人才、知名青年舞蹈艺术家，多次亮相央视及省级春晚，并担任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导师，线上线下拥有海量粉丝。

“一路走来确实不易，最令我感动的是大批观众陪伴着《只此青绿》从0走到800，有的观众甚至看了我们一两百场演出。正是因为有这些可爱的朋友，才能让演员在舞台上既有新鲜感，又有继续跳下去的动力。”张翰说。

“我跟他太贴了”

提及中国青绿山水，绕不开少年天才王希孟与他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这位仅在史书中留下寥寥数笔记载的画家，十八岁创作出流传千年的传世名画，用极致的色彩与恢弘的构图，书写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传奇。

“四年前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时我23岁。能获得希孟这个角色，十分幸运，但从没想到这份与《只此青绿》的情感能延续到今天，而且未来还将继续。”回忆起与《只此青绿》结缘，张翰感慨颇多。

从外在形象上看，张翰年轻朝气，诠释18岁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希孟具有天然优势，一登台就能让观众在第一时间相信，这就是那个历史中的天才少年。

张翰明白，神似才是关键。“整出戏实际贯穿了希孟不同年龄，过程中有少年意气风发的活泼，也有‘数以画献，未甚工’的

挫败与坚韧，少年的天赋与后天的钻研，其实两面共生。”张翰告诉记者，他与希孟年龄相仿，在台上能够较为轻松地将自己代入少年希孟的状态和情绪中去；但在演绎希孟作画时的“韧性”这一方面，需要突破的点就多了。

为此，张翰专门请了中央美术学院一位专研青绿山水画的博士生教画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从白描到上色再到点染，以画入戏，以戏动情，他渐渐地走近了角色。有了深层次的感悟。“有时入戏太深，甚至哭到不能自己，真实地从沉浸式体验里收获了对希孟这一角色的诚意和敬畏。”张翰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从北宋的文化背景、绘画艺术特点，到希孟可能的生活轨迹和创作心境，都进行了深入探索。

由此，他进一步发现，《千里江山图》并非单纯的山水描摹，而是融入了希孟对家

国山河的热爱与对理想境界的追求。这份超越年龄的格局与情怀，让画作不仅有“形”的惊艳，更有“魂”的厚重。所以在情感传递与角色理解上，张翰试图跳出“演员”的固有身份，向“画中入”的意境靠拢。他在慢节奏段落中，通过眼神的专注与肢体的收放，努力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。

排练时，张翰也遇到了不少挫折。“有次联排结束后，导演直接说：张翰你过来一下。我以为她要夸我，但她说：你今天跳得全不对。这就像一根刺刺进心里。从那一刻，我慢慢开始调整状态，更多的是寻找安静的一面，慢慢把心静下来，去找希孟在自己画中一点一点勾勒山、树、人的那种状态。”他不断调整表演方式，从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表情入手，力求将希孟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准确地传达给观众。

与希孟“一同”走上大银幕

当希孟笔下凝固千年的青绿山水走上银幕，电影《只此青绿》完成了一次传统艺术的跨界突围。这部改编自同名舞蹈剧的作品，以当代文物研究员的“穿越”视角，串联起北宋少年画师的创作传奇，在影像与舞蹈的碰撞中，书写了文化传承的动人篇章。影片的最大亮点在于视听语言对青绿美学的极致转译。该片去年上映后大获成功，今年复映后，再度引发关注。

对张翰来说，与希孟“一同”走上大银幕，既是难得的机遇，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在电影拍摄时，张翰已经在舞台上饰

演希孟200余场，《只此青绿》的总场次也达到了三百多场，他对角色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。本以为凭借舞台上积累的经验，能够较为顺利地顺利完成电影拍摄，但实际并非如此。“舞台上，演员需要让所有的观众都能感觉到张力，这种表现在镜头前就会显得有些夸张。如何在镜头前更加自然和细腻地表达出我们在舞台上呈现出的情感，是大家在拍摄期间不断探索的。”张翰回忆。

困难也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。戏服比较厚重，长时间穿着拍摄对体力是

一个极大的考验。加上拍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，睡眠严重不足，几乎是每拍一天，人就瘦一圈，然后不断地改服装、改腰围。

在拍摄“听雨”水中舞片段时，张翰吃了不少苦头。他需要在水中雨中长时间跳舞，以展现希孟的少年心性。拍摄从凌晨开始，他在水里泡了一天，“第一次感受人僵住”，但他依然咬牙坚持，“非常享受，能正儿八经地在雨里跳舞，这个（梦想）终于实现了”，希望大家能够“感受到希孟最纯真的少年情”。

正因如此，“听雨”“入画”等章节着实

在不同舞台践行使命

9月3日晚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盛大举行，晚会以宏大的叙事和深情的演绎，带领观众回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张翰参与其中，并在情景剧《永远的番号》中饰演刘老庄连一位小战士，用舞蹈与表演传递出那段历史的厚重与力量。节目播出后，观众纷纷在各大社交平台留

言，认为他的表演精准还原了年轻战士在战火中的成长与担当。

从6月3日开始排练，张翰就全身心地投入这场“战斗”中。他把排练厅当作“战壕”，白天全身心合练，夜晚认真学习相关知识。为了真实地还原刘老庄连战士的英勇形象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战士们如何并肩作战，怎样表现拉响引爆器，他都在镜子前反复拆解、练习。在深入了解刘老庄连的故事后，张翰更被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深深震撼。“当时四连的82个兄弟为了掩护大部队和乡亲们撤离，在子弹全打没的情况下，为了不武器落到敌人手上，把机枪全都砸了，手拿刺刀跟敌人白刃战，直到最后一个人拉响了引爆器。82个人对阵敌方将近2000人，这是多么悬殊的差距，但他们毫不畏惧，这种精神极其伟大。”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

在排练过程中，张翰不断调整自己，力求角色的情感和精神准确地传达给观众。“如何将原本擅长的长线条、富有呼吸感的柔美动作，转化为克制有力、英姿飒爽的军人姿态，是一大挑战。”他不断揣摩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，从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中去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。为更好地呈现角色，单是一个挥舞战旗的动作，他就反复练习了无数次，“我要让观众从我的表演中感受到战士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精神。站上舞台，我感到自己与先烈、与今天的刘老庄连现役官兵血脉相连。”他说。

回想起排练历程，刘敏涛的表现带给张翰深深的触动。谈及这位饰演“大地母亲”的前辈，张翰的回忆始终围绕着“真诚”与“坚守”两个关键词。言语间满是敬佩。“从第一天对戏起，我就被‘妈妈’打动了。”张翰在采访中提及，三个月的排练周期，刘敏涛的敬业态度贯穿始终。令他尤为震撼的是，刘敏涛带伤完成表演的坚持——这位身形单薄的演员本就有腰伤，却要完成背着饰演小战士的张翰走出“褶皱土地”的核心场景。为了呈现“孩子，我带你回家”的厚重情感，刘敏涛全程戴着腰封排练，即便重复几十次也从未喊累，更未因伤痛降

低表演标准。张翰记得，导演组起初十分担心这个动作的安全性，但刘敏涛主动提出磨合调整，最终两人找到最稳妥的配合方式，让这段对手戏成为全场催泪点。

在张翰看来，刘敏涛的魅力在于“以真诚传递真诚”。他回忆，排练中刘敏涛从不外放的嘶吼表达情感，而是以字字铿锵的台词，饱含悲悯的眼神，诠释出“大地母亲”怎样平衡大国与小家。这种“收放自如的张力”深深感染了他，让他在每次排练时都忍不住落泪，也能代入小战士的角色心境。尤其在“补齐刘老庄连”的段落，刘敏涛含泪的宣告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让张翰真切感受到角色背后的家国情怀，这种情感共鸣也让两人的对手戏实现了“灵魂层面的碰撞”。

张翰坦言，刘敏涛的表演不仅是技艺的展现，更是职业精神的示范。她在舞台上背着自己走五六米仍气息平稳、台词清晰，台下反复打磨每个细节的执着，都让他明白“好的表演源于对角色的敬畏”。这份跨越年龄的坚守，也成为他此后诠释角色

的重要参照。

张翰在不同的艺术舞台上，始终以赤子之心诠释着对艺术的热爱与敬畏。如今，《只此青绿》的巡演仍在继续，张翰与希孟的故事还在不同城市的剧场续写；而那些在新角色中收获的感悟，也将成为他前行的力量。这位始终“以生命赴舞台”的舞者真诚地表示，会带着对艺术的虔诚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起舞，让更多人透过他的身影，看见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感受精神传承的力量。

人物档案
张翰，19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现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领军人才，青年舞蹈家。

张翰8岁开始学习舞蹈，职业生涯专业赛事从未失手，被誉为“不败舞者”。2021年起，在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中担任男主角，饰演王希孟。该剧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并展开全球巡演。2024年，主演舞剧《天下大足》《九歌》并进行全国巡演，同年担任电影《只此青绿》男主角。

面孔



孙晓：

为二十四史续写现代生命

当历史学家孙晓说出“砸锅卖铁也能把它出完”时，他身后是摆满整面墙的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。这套凝聚300多位史学家心血的巨著，是他口中甜蜜而沉重的“债”，也是他坚守半生的使命。

1993年，孙晓与同事赖长扬在一次交流中萌生宏愿：为二十四史全本作注，完成古代正史的现代化。项目启动时仅有企业家捐助的84万元，却要支撑起约1.4亿字的文化工程。经费屡屡告急，编委会一度不起主编会议。孙晓自嘲如同“为文化化缘”，三十一年写下百余封信件寻求支持。合作伙伴王石甚至提议通过诉讼引发社会关注。

但团队从未散伙。二十四位主编、顾问相继离世，多数未能见到作品面世。《隋书》今注历经三代学人：杨志玖、马俊民、张玉兴前赴后继。年逾古稀的吴树平独自修订《史记》今注本，手稿堆成一座一米多高的“小山”。2022年资金链再度断裂，孙晓抵押单位所分房产维持运转。如今，273册18部史书已经出版，剩余6部即将面世。装着心脏支架的孙晓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

三十一年间青丝成雪，年轻学人变成古稀老者，但因为他们，无论是秦始皇诸葛亮，还是唐风宋韵，都可以跨越时空与今人从容对话。在这项“耗时、费力、科研评价不高”的工作面前，文明传承已足够珍贵，更珍贵的是，永远有人为此坚守。



杨东：

爱上长城，只要一眼

9年拍下70万张长城照片，对于90后摄影师杨东而言，长城依然是一辈子都拍不完的存在。2015年秋，23岁的杨东在河北金山岭长城被一眼万年的震撼击中。自此，他的人生轨迹与这座伟大的建筑紧紧交织。九年来，他的足迹从辽宁丹东延伸到新疆边境，行程超过了10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。

与大多数游客不同，极端天气反而是他的创作契机。雷雨交加时大家纷纷往下跑，他却兴奋地往山上冲。越是极端条件，越能展现长城的精神。为了这份追求，杨东屡次涉险——目睹敌楼在20米外被闪电劈碎，冰雪砸穿雨伞，野猪从树丛突然蹿出，被野山枣树扎进30多根刺，在15厘米积雪中10小时疾驰400公里。有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比摄影设备还能扛。

比危险更难熬的是孤独。在山西长城连续拍摄的20多天里，他住在堆满设备的车厢，分不清日期，几乎与世隔绝。拍长城，是与时间和机遇的漫长博弈：盼了一整个春天的花海，可能被一夜大风吹散，只得再等来年；夏日壮观的云海，往往需要在雨后反复攀爬二三十次，才偶得一见。

“爱上长城，只要一眼。”杨东这句话，是他故事的起点。从雄关的庄严到残垣的斑驳，从金光遍洒的瞬间到风雪交加的长夜，七十万次快门开合不是终点。在他心中，长城不仅是建筑，更是自然与精神的交融；摄影不仅是技法，更是一种情感与毅力的修行。



孟成：

玉米地与流量漩涡中守住初心

国庆中秋假期，当大多数同龄人晒出旅行打卡照时，山东一位大学新生的“假期总结”却是一片金黄的玉米地。八天假期中有七天半的时间，孟成都在掰玉米。每天弯腰劳作八小时以上，最晚忙到深夜十一点半。一句“我多干一点，父母就少干一点”的质朴心声，让他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也让他猝不及防地卷入了一场关于“真诚”与“变现”的舆论漩涡。

“你是要直播带货吧？”面对猜测，孟成不得不公开回应：专心学习，不做直播带货，将来用专业知识助力农业发展。这样的质疑其实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复杂心态——人们既渴望看到真实的温暖故事，又对流量变现抱有本能的信任，仿佛所有走红最终都必须走向商业化转化，否则就不“合逻辑”。直播带货也随之变成了一种“原罪”，一旦涉足，就是对纯真人设的背叛。这种思维定式不仅窄化了价值的多元可能，也给一些单纯分享生活的人带来了困扰。

在急于判断是否流量变现之前，不妨先回归人物本身，多听一听孟成的那句“我多弯一次腰，父母就少吃一点苦”中蕴含的深情与担当。流量终会如潮水消逝，但田间永远生生不息，这份扎根土地的质朴初心，才是真正值得守护的财富。（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）

